

她的乡

■涂添丁

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,一般来说,女人一生会有两个“乡”,一个是“她的乡”,一个是“他的乡”。有时,“他的乡”也是女人实现梦想的福地。

于母亲而言,从她二十岁踏入父亲的家门后,便拥有“两个乡”,“两个乡”离得近,实际是两个村,但母亲心中,不论是“乡”或者“村”,她都觉得非常遥远,而且从来都是“两个”,爱憎分明。

母亲出生在贫苦家庭,未出嫁前整天在应对饥饿、寒冷。那时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吃饱穿暖,单纯而实在。所以当介绍说父亲有华侨背景,常常会有侨汇来接济生活,她对此充满期待,便答应了媒妁之约,梦想嫁入豪门。

当母亲真正生活在父亲的家后,立刻有了受骗的感觉,侨汇时有时无,且少得可怜,很长一段时间还被停止。母亲想转运的梦想落空,依然得整天应付饥饿、寒冷、男人、子女,这让她耿耿于怀。

母亲嫁到我们村后,很多人都觉得她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,因

为每隔一小段时间,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。那个年代,没有旅行一说,唯有劳动才有收获。由于交通滞后,母亲回娘家一律靠走路,从我们村到外婆家,虽然只有十公里,可是一旦走起来,也要两个小时,加上吃饭,返家,差不多一天时间就没了。父亲总爱开玩笑说母亲懒,是为了逃避干活才回的娘家。即便这样,那些年,无论冬夏,都没有阻断母亲回娘家的路。

记得有一年,我跟了母亲去姥姥家,狗狂吠,门关着,我往门缝里看,没有人,但母亲很容易就找来钥匙打开了门,并很快找到姥姥。姥姥很快在饭桌上展示为我积攒的各种吃食,熟干红薯、花生、野果,然后看着我吃,同时在房间里转悠、寻觅,努力再找出更多的食物来。母亲和姥姥相谈甚欢,姥姥试图将各种生活本领和经验倾倒给母亲,不让她洗碗,不让她做饭,不让她扫地,不让她做农活,给她好吃的,努力释放出所有的母爱,母亲看起来一脸享受,回家之路变得异常轻盈。

女人一生是辛劳的,她们要谋生、下厨房、养育小孩,还要保持屋子一尘不染,相夫教子,女人在忙碌

着这些琐事的时候丢掉了时光,皱纹就悄无声息地爬满脸颊,但女人不生气,也不生怨,还柔情似水。

于是,我便想,女人为什么会是水做的?我想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她们都有“两个乡”的缘故。它们以丰富的营养滋养着她们,使她们新鲜明丽。女人跨越“两个乡”之间,拼命地吸吮着两方水土的精华,这种气韵是男人所不能获得的,所以女人天生爱水,水灵水灵的,是水做的。

母亲在往返“两个乡”之间耗尽年华,后来,她再也走不动了。有一天,我带着她走在去“她的乡”的路上,我笑着问她,您常常都不满“他的乡”,会不会后悔嫁给父亲?她笑着说,其实很多时候是思乡,找个理由回家而已。

我又问,那您要到什么时候才不会再思乡呢?

她说,等到越来越多亲人都不在的时候,自然就不思乡了。

后来,短短几年,母亲家族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事,二舅、大舅相继离世,“她的乡”彻底瓦解,母亲再也不思乡了,可惜仅过两年,她便追随舅舅们去了。

家乡地瓜汤

■苏国钦

家乡的地瓜汤,不是珍馐,胜似珍馐,它饱含着家乡的烟火气息和我成长的记忆。

那天,我登门拜访一位返乡探亲的老同学。茶叙间,一缕地瓜汤的香味扑鼻而来,“你母亲又煮地瓜汤?”我随口一问。“是啊,习惯了。”只见他回答我时,嘴角一扬,微微一笑,脸上是无尽的自豪。这个温馨的瞬间,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,让我心中的波澜一层层荡漾起来。

我俩从小都是吃地瓜(番薯)长大,当年粮食紧缺,一日三餐薯粮果腹,薯块、薯渣、薯叶俱食,番薯身上可食用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浪费掉。即便如此,仍然食不果腹,经常出现断炊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
记得,我每天从村小放学回家,书包还背在身上就饥不可耐地叫嚷着:“阿姆,煮什么?”“炖猪脚(地瓜)、煮人参(地瓜干)。”听到母亲这样一看,我顿时来了精神,把书包一丢,抓起碗勺,掀开锅盖,一阵“锅里捞”,自顾美美地饱餐一顿。当日,锅里煮的明明是地瓜汤,在那粮食危机时期已是很幸福了,母亲为什么还会编出一个如此美妙的谎言,吊我胃口?我一时不解,这也许就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怀想。

长大后,我离开家乡在外地工作和生活,我工作的地方距离老家不过半个钟头的车程,每次都觉得回家的路那么漫长,回家的时间也那么短暂。返程的行囊装满母亲的关爱与嘱咐:“番薯(地瓜)汤要趁热吃。”原来老人家早已把大包小包,有干有鲜,一些她亲自栽种的土特产,塞满了后备厢,准备让我带到第二故乡自己煮着吃。每次回家都让我满载而归,这便是母亲眷恋乡土,坚守几分薄田最真切的理由。

在母亲眼中,我永远是孩子,备受呵护,在我心里,母亲是厨房中的魔法师,一辈子的依靠。前几年,母亲看我每星期城乡两头跑,还不忘叮嘱我说:“团仔工作忙、油费贵、别累着,老妈身体还好。”顿时,一种莫名的感觉涌上我心头,生怕有一天母亲爽约了,让离别变成了永别,回家再也找不到灶下做饭人,吃不到一辈子吃不腻的地瓜汤。

如今,地瓜仍然是我们家乡种植的主要农作物。但已经从过去的主粮变成副食,也许再过若干年,说不定真的变成母亲心中的珍馐美馔。

家乡的地瓜汤,清香醇厚,它以一种无声的语言,唤醒了人们对家的渴望,对旧时光的无限怀念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黄志专

夏夜,尽管有风吹来,还是热的。出门散步之后,便独自一人躲进空调间里,要么泡泡茶,喝一喝;要么翻翻书,看一看;要么刷刷微信,看看视频或抖音,或是翻阅往时照片,以打发夜晚时光……不承想,偶然刷刷我的“朋友圈”记录,看到那“两束鲜花”的照片,那次被“温柔”的事情,立马跳出来,犹如电影镜头般浮现眼前。

那天正值“七夕”,一位文友在“我们伍”微信群呼约,晚上一起去“大排档”聚首,撮一顿。撮一顿,一般是AA制,也没什么,图的就是一个快乐,不在乎你我。大家也一同应和,纷纷在微信群里举手赞同。

傍晚,夜幕逐渐降临,眼看快要下雨了,大家先后如约而至。不久,我们准备就餐,大快朵颐。“说时迟,那时快”,就在大家“举箸”之时,一位文友不知从哪个地方捧出一大束鲜花,出现

在我跟前,送到我手里。这下,我全懵了,不知晚上这些人搞什么“鬼名堂”,弄得我“丈二和尚,摸不着头脑”的,立马晕头转向起来,分不清天南地北。

不过,我很快就镇静下来,转念一想,对啦——原来我这帮文友“有心”,还“用心”“热心”,知道我从教四十二周年,走到执教生涯尽头的今天,要为我祝贺,祝我荣退,乐享生活,给我来个措手不及的意外“惊喜”。

真是“用心良苦”啊!我着实受宠若惊,一改往日的“口若悬河”,一时语塞,不知说什么好,只好双手并拢,捧着鲜花在胸前,不住地弯腰鞠躬,一再重复着“谢谢”两个字,激动的泪水立马夺眶而出,婆娑眼前,一任感慨油然而生,澎湃开来。

啊,“人生”这东西,往往如弘一法师临终前留下的“悲欣交集”这四个字所隐含的况味那般,常相伴,紧相随!

“来,来来,大家都站过来。”

一位文友招呼在座的,一同围在我身边,“我们拍个照,做个留念”。话音未落,在座的都围在我身边,犹如众星拱月般地凸显我,让餐馆服务员给我们从不同角度“咔嚓”几声,瞬间的美好定格于这个时间——一看手机日历,恰好是“七夕”。此时,手机响了起来,我一刷看,是周老师视频过来。他在四川旅游,一时赶不到,未能在场,便特地通过视频送来一声声祝福……

俗话说,好事成双。几天之后,我又收到一束鲜花,这是两位同事结伴莅临寒舍,给我送来的。我感激涕零,他们如此热心,着实让我再次泪花飞溅……

事后,心情回归平静,便对这两束鲜花拍个照,发个朋友圈,留存记录,开始重构先前认知,勾画下一段行程……

时至今天,快过一年。鲜花虽然干枯,但它依然盛开在我心里,一直鲜美,鲜美我后续的人生岁月。

